

文化评弹 蔡居荣  
骑楼彩韵



王家儒画作《夏夜——海口老街》。

大地气象,艺术情怀!这是人们对学者、画家王家儒海口骑楼水彩画系列作品展的观感印象。

今年9月,王家儒先生的骑楼水彩画系列作品成为海口新兴的骑楼美术馆的开馆展品。此次骑楼水彩画系列展品,有连体并排的骑楼建筑画作,有众多的人物群像,一幅幅既有艺术感、文化感,又有画面感的作品,抒发出作者强烈的艺术情怀。

海口骑楼历史悠久,储存着海口人最富声色的烟火。海口骑楼老街的骑楼一般为2—4层,进深约30米,分为廊部、楼部和顶楼三个部分,形成“前店后居”或“下店上居”的建筑布局。白色的外形有西方巴洛克式、欧亚混合的文艺复兴式、南洋式和中国传统式。四种建筑风格相融其间,相连成街,每栋建筑既有西方建筑风格,又注入了中华文化元素。如,楼门墙体都雕有“花开富贵”“吉祥如意”“财源滚滚”“一帆风顺”“多子多福”“梅兰菊竹”等中国传统吉祥文化,充满了中华文明的祥和之气,融入了中华民族人文文化理念。它不仅是中西文化的融合结晶,也是海南人开放文化的精神标志。

画面上的一栋栋建筑物,斑驳又古老,曲中有直,横中有竖,方圆相间,曲直相融。早晨,雾气蒸腾,骑楼若隐若现,疑似海市蜃楼;晌午光亮逼人,像有意与午阳争光;傍晚,夕阳晕染,似披上金色的婚纱。不同的画面折射出海南人不畏艰辛,不怕风雨,迎风破浪,漂洋过海,勤劳创业的身影。

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海口骑楼历史沉淀着欧陆风格与海南建筑风格结合之魂,碰撞成中国建筑艺术传世之作。王家儒的画作,是一次历史建筑艺术之魂与当代艺术表达的对话,回荡起千百年来,艺术先贤们在造就中西文化大融合的历史气度。

王家儒的每一幅水彩画,都表达着自己的情感,对复杂的建筑艺术精神品质进行探索。同时,每一幅画作的用色,都力求以单纯概括而非复杂多彩,这也是他的绘画风格异于他人的很重要的一点:把骑楼群像融入人间烟火味,从喷薄而出的钟楼日出,到挑担摆摊的骑楼集市;从小巷口的渔排,到沿街摆卖的小食店……

椰城盛夏的酷热,难以挡住海口骑楼老街的热闹。街道两旁,五花八门的遮阳布、遮阳伞,有许多地摊小食,在随时恭候观看骑楼后的人们的光临品尝。叫卖声、车铃声,伴着人们的欢笑声此起彼伏,活灵活现家儒先生的水彩画里,融入千百年繁荣不衰的骑楼老街里。

水彩画是清初从西方漂洋过海来的绘画。水彩画如果不注入中国美学精神,容易流为只注重色彩和光影的西方绘画体系。家儒先生的骑楼画作画面的构图安排,形象动态;线条组织运

用上,所用的水彩的配置变化,均极注意气韵的承接连贯;势的动向转折,十分讲究气的盛与旺,画面上构成既具真实性又具灵动性的节奏意味。在家儒先生的水彩画里,不仅让人看到国外大师强烈的光影对比、绚丽的色彩变化和洒脱的笔触对画家的影响,同时,还能看到画面中有深深的中华文化之根,看到中国传统书画中的空灵与生动。从构图的集散、疏密、粗细、大小,到色彩中的黑白、红蓝、黄绿,其间既有强烈的对比,又能相互呼应,画面充满了激情与奔放,具有浓烈的生活气息和海岛特色。

一幅《春暖花香》,让人一眼看到一片艳阳正把老街晒出金灿灿的光芒。蓝天,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特别蓝,白云也显得特别白,连黄色的遮阳伞都被阳光照出白色来。骑楼也被照出白花花的一片。摆在老街椰树下的鲜花摊,鲜花在阳光下争奇斗艳,吸引着前来观看的游客。背光的骑楼墙体,斑驳的墙面,记录下它们自己曾经的沧桑,与三分之二画面的明亮形成鲜明的光影对比,画面既有西方色彩之特色,又有中国画空灵的理念。光的空白,人的流动,和椰枝的荡漾形成了生动的感人画面,一笔一画见证了画家醇厚、质朴的内心世界。

当我仍然沉浸在家儒先生作品画面中时,对面钟楼的钟声悠然响起。仿佛画中的市井百态活了起来,骑楼之韵味悠悠的钟声,留在观众的记忆里,美在观者的心田里。

茶悦人生 李军  
茶趣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可见茶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茶对于我来说,那更是朝夕相伴的好朋友。我是一天都离不开茶。

第一次听说茶,接触到茶,有茶的概念,是在孩童年代。记得是上世纪70年代,我还在上小学,有一次,父亲出差到江浙地区,在杭州买了一罐二两装的西湖龙井茶,回家后,有亲朋好友来访,必以此茶待之。

大人在聊天,作为小孩的我只能默默地旁听着,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从父亲和亲朋好友几次对茶的闲聊中,我对茶有了初步的了解,并且对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父亲和亲朋好友一边喝茶,一边聊着茶的知识,他买的西湖龙井茶,产地浙江杭州,主产区在西湖的狮峰、龙井、五云山、虎跑一带。西湖龙井因自身“色绿、香郁、味甘、形美”四绝而著称,素有“绿茶皇后”的美誉。父亲他们还聊了泡茶的程序:上佳的西湖龙井茶用热水一冲泡,茶叶不是沉入杯底,而是一根根在水中浸泡过后膨胀变大变长,像有生命力似的缓慢地往上浮起,此时的画面,好看极了。

茶是一种文化。古今中外,爱茶品茶赏茶的名人不计其数,多少名人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茶经》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而著《茶经》一书的唐代的陆羽,将与茶有关的知识介绍得极为详细,并开创了茶叶学术研究。一部《红楼梦》让人记住了曹雪芹的名字,也同时看出了作者是品茶的好手。例如在《红楼梦》中写道:“倦绣佳人幽梦长,金笼鹦鹉唤茶汤”“静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拨索烹茶”等等。而现代著名文学家巴金很早就与潮汕功夫茶结缘,凡有客来访,必以功夫茶待之。

人生如茶,茶如人生。人生如茶,人一生的经历都仿佛融入一壶茶水之中,随着滚烫的开水冲入,茶叶翻腾,水花滚动,最后归为平静。因此,人们常把少年时期的涉世茫然用刚沏泡的头道茶水的浑浊来形容,此时应该去除泡沫,冲洗茶具,而后才能让茶汤清澈见底,韵味有神。这正如少年时期一样,应摒弃浮躁,让心灵沉静下来,这样才会凸显出年轻生命的韵味来。而二道茶则比喻为人的青壮年。二道茶水中所含的茶碱和茶多酚最多,同时还夹有或多或少的其他味道,所以喝起来带有较浓的青涩苦味。正如青壮年时期的人们,辛苦打拼,经历了一段艰难困苦

的时期,也为人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第三道茶水才是真正的茶叶好坏的韵味体现,这道茶汤最醇,最甘甜,最有韵味。因而,人们用这道茶来形容中年时期。第四道茶水虽清淡寡味,却能让人回味起前几道茶来。就仿佛步入老年时期的人们,经历了少年、青年、中年的各种人生轨迹,每一时期的轨迹都令人感慨万千,最终化为一缕茶香,萦绕在清新恬淡的老年生活中。

茶确实是好东西,品茶可以激发灵感。有人写作时,会抽根烟提提神,激发灵感;有人写作前,喝杯酒刺激一下大脑神经,等待灵感的到来;而我在写作时,有时大脑思考会“卡壳”,此时,轻轻地揭开茶杯盖,慢慢地啜一口茶,接着第二口、第三口……逐渐地,大脑的神经细胞会被激活起来,思路变清晰起来,写作又能顺畅地进行下去了。

时光匆匆,岁月如梭,人生几十年的光阴像箭一样飞快流逝。不知不觉地,自己已近花甲之年,快离开工作岗位颐养天年了。回想往事,年少时的轻狂无知,年轻时的意气风发,中年时的勃勃雄心,到了这个年纪,所有的这一切竟变成了镜中花,水中月。蓦然回首,才发现几十年的追求,大部分都是虚无缥缈的,能够抚慰余生心灵的灵丹妙药,不过是最平常的书、音乐和茶罢了。

流金岁月 一鸣  
中秋的记忆

每逢中秋佳节来临,心就隐隐作痛,总是不自觉想起逝去的亲人,勾起我儿时的回忆。

我的家乡儋州市中和镇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镇。公元1097年,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贬谪于此,为海南文教、文明带来了拓天荒功业,也因此让中和古镇驰名天下。而用传统手工艺制作月饼,是中和古镇自古以来的一道招牌。

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小时候,古镇上能制作月饼的人并不多,除了一家镇办企业“副食加工厂”外,就老街“馍皮”店里的几位老人有这门手艺,其中,就有如今古镇的月饼传人——“红毛四”的父亲应旺爷和我的舅公五爷。

古镇上制作月饼用的是土炉子,用木炭烤月饼,每次月饼出炉,整条老街就飘出一股浓香。我们家离做月饼的店铺只有几十米,因而,每次烤出第一炉月饼,舅公五爷都会捧着两个送到我家,给我和妹妹。

舅公是我家大婆(伯祖母)的弟弟。大婆晚年时得了宫颈癌,大公去世得早,亲生儿女不在身边,大婆病痛在床,都由我母亲这个侄媳尽心照顾,直至大婆安详离世。舅公念着母亲尽心照顾大婆的情分,每年中秋节前,都会给我和妹妹送来月饼。

每年拿到“舅公”送来的月饼,我和

妹妹都很兴奋,总舍不得吃,常常拿到伙伴面前去炫耀,随后又用纸包好,藏到米缸里,待到中秋节当晚,和妹妹一起拜月亮后再吃。

母亲是一个善良传统的女人,参加过当年松涛水库的工程建设。父亲有两兄弟,奶奶去世得早,父母便担起“长兄为父,长嫂为母”的责任,照顾父亲的两个弟弟,街坊邻居都夸赞母亲善良。有一次,母亲捡到别人一个钱包,里面有几十块钱(那时候很多人月薪也就几十块钱),捡到钱后,母亲担心丢钱的人着急,即刻上交给大队,大队为此表扬了母亲,一连在广播里表扬了好几天。

那些年月,父亲长年奔波在外,我和妹妹陪伴在母亲身边。母亲生于1935年,年少时国内正处战乱时期,日军侵占了大半个中国,所以母亲根本没学可上。然而,母亲虽然不识字,但从小她就教我们什么是规矩,给我和妹妹讲《二十四孝》里的故事,教我们要懂得感恩,堂堂正正地做人。

在我的中秋记忆里,给我送月饼的,还有疼爱我的外婆和外公。外婆从小就疼爱我,她人很慈善,认识很多中草药,街坊邻居有小病小痛时都向外婆问诊。外婆最擅长的是治疗被鱼刺卡的药,街坊邻居们但凡不小心被鱼刺卡住,都慕名来找外婆。外村的人过来求诊时,若天色太晚回不去,外婆便会让他们在家留宿,并亲自为他们煲药,直到求医者把“罪魁祸首”鱼刺吐出,第二天天亮后,才让他们离开。更令我钦佩的是,对于每一位来求助的人,外婆都分文不取。

外公在世时,不仅是镇上八音队的一名老笛手,同时,他还是镇上出名的兽医。外公给农户们医牛,从来都分文不取。镇上的农技站刚成立时,工作人员来家里聘请外公去当兽医,外公拒绝了,外公说,农民养头牛不容易,老祖宗传给医牛的药方不是拿来挣钱的。有一回,外公去附近的七里村给一农户医牛,返程时天色已晚,农户要送外公回来,外公不想麻烦人家,就谢绝了。结果,一个人摸黑回来的路上,外公摔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后来,家里人都劝外公不要去外村医牛了,但只要农户的牛生病,年老的外公依然会随叫随到。

如今,我也已年近花甲,在中秋来临之际,往事历历在目,对亲人的思念,至今未有半分失色!



高剑父 画作《中秋月蜻蜓》。